

实证与思辨

□ 文青

中国教育研究质量不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。比如,中国教育研究能登上国际舞台的,少之又少,门派学说鲜有,这与中国教育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。国外同行甚至说:“不能不关注中国教育实践,但可以不关注中国教育研究”。在国内,教育研究成果能进入决策者视野的也少之又少。教育研究因此被批评为“自娱自乐”。

中国教育研究如何走出这种困境,确实需要反思。

1月14日,华东师大联合有关机构发布的“加强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大行动宣言”,提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从经验性、思辨性向实证性研究范式转型,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困境的积极反应。

然而,推进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型,不是说想转就能转的,它不仅依赖于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学术求真精神,还依赖于研究者的研究能力、学术期刊掌门主编的学术涵养和偏好以及学术成果的认定等。比如,它需要研究者走出校园,走向课堂,去观察、访谈,到实践中找寻研究的真问题;需要研究者有较好的理论功底,善于巧妙地开展研究设计,掌握科学的数据采集、处理的方法以及高超的对研究发现进行解释、分析、发现意义的能力;需要学术期刊主编从引用率排名中脱身出来,多关注和培育实证研究。

这场转变其实是一场革命,是研究者革自己的命。从习惯的拍脑门、翻书本转变为去教室、课堂、学生、现场,其中需要经历的舟车劳顿之苦,联系往来,相信一定比在办公室中翻书思辨,要琐碎得多、繁杂得多、劳心劳力得多。没有一定的勇气和坚毅的学术求真精神,肯定是不容易坚持的。大量的研究生不愿面向教育现实选题,或深入到课堂或学生收集一手研究资料,而热衷于用数据库,用软件工具采集网上数据,短平快地刊发一些学术文章,都可以看出迈向实证研究过程面临的不小的阻力。

更让人忧虑的是,中国教育的思辨研究其实也不强。雅思贝尔斯的高等教育名著《大学理念》,将大学的核心归结到知识的传授,进而讨论大学的运作。这种深刻性、通透性,比起国内一般高等教育研究文章讨论的具体办学,相信不知道高明了多少。

所以,中国教育研究的前行之路,任重道远。但不管如何,实证与思辨是人类总结归纳的两种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,要有效利用。实证提供研究的证据和逻辑,思辨提供研究的意义、观点、价值等,赋予结论以视野、深刻和广度。没有思辨的实证,其结论很可能流于肤浅,就事论事。没有实证的纯粹思辨,难免难以让人相信,使得研究流于口水争辩。

衷心期待,这次宣言能够开创中国教育研究的新局面,再过五年,或者十年,中国教育研究能登上新的台阶。

研究与前沿

□ 韦地

做研究常需要关注前沿,因为前沿代表着方向,代表着创新。作为编辑,我也常被研究生等问起当下的研究前沿是什么,怎么寻找研究前沿等。

对这个问题的回答,从具体层面上可以说,大数据、学习分析、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、增强现实等。不过,我建议更有效的方式是从下面两个角度考虑:一是国际前沿,一是实践前沿。

国际前沿大家比较熟悉,很多人都在用,主要是从国外文献中关注国际同行当下在研究些什么,解决些什么问题,取得了什么进展,有待解决什么问题,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等,从而方便研究者把握整个研究领域,进而参与国际同行的对话交流,或参与到开创国际学术前沿的发展中。

实践前沿指研究者深入实践一线,观察和思考教育实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,把选择实践一线的重大问题作为首要课题和研究目的,把解决实践的重大问题作为研究的追求和任务。这种研究来自于实践,常常很有生命力、很震撼,实践价值和意义也比较明显。

但是,追踪这两种前沿并不容易,需要研究者孜孜以求,投入较多的精力和时间,付出的努力也不少。在实际研究中,源于各种原因的限制,各种期刊刊发的文章展示出来的,倒是下面两种前沿更为常见。

第一种也是国际前沿,但这种国际前沿不是研究者真的走在国际研究领域前面,开拓新天地,而是跟着国际前沿走。人家研究什么,我们就研究什么。比如,人家研究大数据,我们也研究大数据;人家研究翻转课堂,我们也研究翻转课堂;人家研究学习分析,我们研究学习分析。因此,这种追踪国际研究实际上是依赖性,如果哪天人家不研究了,我们就会变得迷茫,不知道干什么了。从历史上看,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时,教育研究的选题、内容和思想、方法、观点等或多或少都跟着发达国家走。有些研究者也因此学

界占了一席之地,有不少的追捧者。但这种追踪研究前沿的方式可能只是在一定阶段有用,当中国的社会发展达到或超越他们时,就可能不一定有效了,特别是对当下中国而言,很多教育硬件设施等已经与国际接轨甚至超越,教育实践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,这时的研究就需要有引领性、开创性,有些研究者这时就会陷入困难。

第二种可以叫文献前沿,这种研究前沿主要是从报纸、期刊或网络等寻找,根据当下的流行话题,换个角度、改个说法或者寻找一个所谓的问题,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。一些标题为概念辨析、反思、本质、核心内涵、关键要素、框架模型、战略思考等的文章,不少是这种研究的产物。这类研究常常是缺少真问题,或者缺乏真数据,又或者得不出什么真正的结论或提不出有针对性的对策。也有人把这些属于前研究阶段认知,当作研究本身。其结果是,期刊种类零零种种,文章数量洋洋洒洒,但要问研究确凿的结论有多少,研究新发现或新洞见是什么,常常少之又少,教育研究水平因此总体显得不高,质量上不去。

在这些找寻前沿的方式中,很显然,前两种是我们倡导和支持的。但不管哪种方式,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求真知。把发表文章当作研究,应该只是一时的陋习。要转变这种方式,一是需要研究者投入努力,广泛阅读,深入思考,扎根实践,从最有发言权的教师、学生、校长、家长等中获取第一手资料,总结和发现研究真问题,毕竟,实践永远是真问题、好问题的第一来源;期刊杂志的主编也要有一双慧眼,多关注基于实践一线的研究,多刊发有扎实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的文章,少用一些标题吓人、实质没有多少事实依据的口水杂文。毕竟研究是解决问题的,面向问题的,需要事实和证据支持。

衷心希望,新年带来的不仅是文章数量的增加,也能带来研究风气的更新。

